

第九边缘：金泽范式

SCHNIE: 2025 PUBLISHED

第九边缘 著

遇见更好的你，遇见不一样的自己

既然一开始就会出现失误，
那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做太多抉择。

最终解释权归 SCHNIE2025 所有

世界千问

复述别人的观点，是非常荒谬的。

那些隐含了自身能力、经历、生活水平等的看法，并不能给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参考价值。

同化别人的看法，同样也是荒谬的。以自身为中心的“正确上道”，便是我们做出冒昧举动的源动力。

不过，我们或许可以参照一种“略不平常”的价值问答。无需复述、无需同化、甚至无需接纳：能做出属于自身的思考，便是此文最终的目的。

语言无需准确：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理解，也会从中获得不同的收益。

提问无需杂合：我们只需精细地解决理想问题，因为复杂问题是理想问题的结合。

世外之问，为构想；

断层之问，为权衡；

变数之问，为适应；

破世之问，为洞悉。

所读所见的均为开放的问题，欢迎您和我们共同维护。以下皆为“第九边缘”收集的部分问答，**并不反映“第九边缘”的立场**。请您在阅读时注意这一特征。

世外：过程本身就有价值，何必强求远方和意义

第一问：生命-如何寻找活着的意义？

生命是一场被推动着规划的旅行，只有动起来才能认识到生命的意义：不在于结果，而在于生命过程本身。

不过，当我们稍作驻足时，就会发现熟悉的事物依然熟悉，此前闯荡的经历宛如一场梦境。我们既憧憬梦境的美好，又担心此刻的现实会变成无法复原的碎片——

我们想珍惜之前所珍惜的，又希望追求现在所追求的。最后的结果，便是既无法正视过去，也不敢再迈步向前。

然而，现实的复杂和诙谐总能将我们那纯粹的恐惧击败，一旦我们接纳情绪的波动，这遥远而虚妄的恐惧，便会被眼前的喜怒哀乐所替代。

我们不应以此麻痹自我，而应在情绪稍好时慎重考量生命的价值；我们应不断地充实自身的世界，直到未来的自己不再感到惊慌害怕。

第二问：死亡-如何面对消逝的自己？

1. 对死亡的恐惧，具体来说是我们既渴望有新的发展，又害怕失去旧的体验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修改自己，但也只有新的自己，会惧怕旧的自己消亡。

既然对死亡的恐惧来自对过去自我的认知，那我们也无需用其来畏惧新的自己。当你向前走的时候，新旧认知的融织将作为过渡的桥梁，既接纳旧的自己，也诞生新的未来。

2. 死亡是众多消逝中最宽恕的一种。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，来对死去的自我感到痛苦和悲伤。

可悲伤实际上来源于“美好”：生活中的美好总令我们怀念，我们希望它们能永远陪伴自己——至少也应在自己离开后，依旧得到照顾。

幸运的是，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，沉浸在同一份美好中太久，便无法认同自己曾认为的美好之义。拥有这种“落差”，不也是“永恒”的美好的另一形式？

我们也无需担忧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接纳新生的美好。万物同根同源，最终改变我们自身情绪的，是我们自己的认知。形式再变化，我们依旧能保留对美好的追求：有追求，那便拥有一切美好的凝结之处。

第三问：矛盾-为何存在自相矛盾的事物？

1. 认为“提出标准的对象,应为区分标准中一种”。
2. 认为“特征是状态而非过程”。
3. 混淆前提与标准。
4. 相关的定义并不严谨。
5. 实际上，万物都自相矛盾：因为不平衡的事物才能存在，有倾向的事物才能发展。
6. 现实事物自有分隔，抽象事物则易被无知者混杂判断：他们或服从单一的概念，或随意拼凑不同理论的特征。
7. 区分表象和本质的关键并不在于正误，正如高调的底蕴并不意味着效果显著。

第四问：逻辑-为何推理无法解决所有问题？

1. 逻辑推理当以客观事实为基础，而不应该使判断标准推理出的情况，反过来影响逻辑判断。

2. 假设一件事情发生，和一件事情不发生，并不能构成该事情的所有情况：因为“这种假设是否存在”也需要得到充足的判断。

3. 本体正确，不意味着喻体也正确。具有强大煽动性的“类比”和“归纳”的错误运用，会让自己逻辑不清而难以自知。

4. “未知”的事物，总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。我们能够掌握的信息本身就是有限的。

5. 当我们的能力不够时，自身对外界的量度是混乱的：越“强大”的事物，越不透明。

第五问：困局-我们如何对待逆境？

1. 我们不需要处在虚假的温室里：唯寒冷，使人铭记生存之幸。热气翻涌，朽木不存。

2. 皇冠自有抗拒风尘的本性。暂时的埋汰，不意味着自身不会再闪亮。

3. “逆境”本身仅是一种灾厄：我们重视的是战胜“逆境”后所获得的收益。

4. “逆境”能够拓宽我们的认知，让我们更了解自身，前提是它不是愚蠢而落后的人造困难。

5. 并非“有价值”就需要去做：我们无需把一些不合理的“逆境”，当成自己不得不担负的责任。

第六问：真理-我们如何看待知识？

1. 知识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、和改善我们的思维方式，在学习前期，这远比知识的形式重要。

2. 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：尊重知识的份量，但也要认清知识的价格。

3. 求知欲不是胜负欲，不能为了个人的排名，而忽略个体尊严和社会责任。

4. 知识能够扩展一个人的教养，对已有知识的支配方式，能反映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。

5. 知识可以降低试验的成本和风险，也有利于我们高效地重复他人的成功。

6. 了解不同的知识，才能找到内心真正的归属。

7. 轻视知识并不是因为你有多超前，而是相比于自己试探式的努力，答案来的太简单。

8. 抽象之物在达到一定深度前，并无太多含义。它可以虚构，也可以真实。选择后者，是因其更有可能在逻辑上无可挑剔。

9. 若你过早地渴求真实的“知识”，而你又不具备对应的“身份”，那么无法在世俗中支撑起这份行为的你，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来逆行大势之流。

断层：往昔的烙印，即便成长
也敏感

第七问：冷漠-为何不过度纠结一些不公平？

1. 有人的地方，就一定有粉饰的腐败：很多时候，关系之外才是被称为“公平”的严苛而畸形的调控。

2. 有些时候，实现公平的方式不是消除异端，而是在另一个地方，创造新的不公平。

3. 我乐意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，正如我正视我受到的损伤无法得到弥补。（不过，当我们察觉到根本利益被侵害时，应当把事情的严重性升级到对方无法承受的地步。）

4. 有些“弱者”的收益，来自强者赐予的机会。无需嫉妒弱者，因为你无力指责强者。

5. 我们无力成为处于众人焦点的“揭发者”：庸人们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进行分类，且热衷于“连坐”的模式，更关心自己的暴虐之癖能否得到满足。（但请保护那些为我们发声的人，因为他们申请得来的光亮，迟早会照到你。）

6. 一些不公平的做法，正是实现公平的手段。当不公平的概念被恶意利用时，无人再能拥有新的合理权益。

7. 从来没有有什么“对等的”交换，是不需要额外代价的。

第八问：无言-为何不轻易同人争论？

1. 辩论应当展示出对问题的理解；而非是一种为满足他人的情绪而进行的、逻辑不洽的低俗攻击。

2. 有些人擅长于堵住他人的嘴，逼迫其接受虚伪的调解：最终，我们得到的不是混乱牵强的糊弄，就是基于我们自身缺陷的指责。对于这样的“无解”状态，我们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。

3. 有时候的妥协，是因为我们在事实上落败，就试图在感性上说服自己：自身早已疲于应对。

4. 他们追求低级雷同，而非高度一致。一些人会把异己的观点当做威胁：他们从不改善自己，只希望消除那些不安稳的因素，而在背后大肆抹黑你的“不当”。

5. 前提是，对面拥有完善的认知体系：有些人的认知的闭锁来自于根源上的脆弱和愚蠢，思想的跳跃来自剽窃的人权和智慧。

6. 思潮的焦点，注定处于被动：融入即失去自我特征，脱离即破坏表面关系。

第九问：愚昧-为何需要维持“无用之物”？

1. 当你觉得某种事物无用时，或许你并非它可获得、或带来利益的对象，而暗示、威慑、约束才是它真正的目的。

2. 无用之物养育“独用”之人，他们需要表演地非常忙碌，以痛苦地表达自己的有用。

3. 简单意味着坚固。

4. 总有人需要承担阴暗的后果，来为其他人带来福运。

5. 旧世的残余，被慵懒的目光锁死。

第十问：失礼-为何选择性回应外界期待？

1. 真言也可拼凑出假象，那未必是“期待”。
2. 真正愿意为你考虑的人，不会希望你勉强自己。
3. 有些时候的“期待”，是一种报复，是觉得他人受害的程度，应当比自己的大。
4. 某些人热衷于自施苦难，然后以“期待”的形式强迫他人感恩。
5. 某些人借此对你“提供帮助”：实际上，受到伪善者的帮助，必受其制约。
6. 所谓非你不可，或许是出事前唾弃，出事后依赖。
7. 不过，若我们不满足一些人的“期待欲”，他们便会做出暴力的举动。

第十一问：欺骗-为何对某些人隐瞒真相？

1. 俗人只有见识到实际的恐惧后，才会试图去理解恐惧。

2. 人们若透明地交流，极易造成不可缓和的冲突：有原则的隐瞒、欺骗，也不失是一种信任和保护。

3. 有时候的隐瞒意味着界限，意味着你依旧看重某种影响：虽然坦诚相待能加强彼此的信任，但也可能使一些行为失去分量。

4. 任何关系都需要谨慎经营。过度坦诚，试图用暂时的美好印象、和一些花言巧语来封锁对方正常的价值判断，或是期待对方因“情感冲动”而信任抽象的描述并无条件接纳一些潜在威胁，并不明智。

5. 给某些人“带去苦难”的同时，也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。

变数：世界的参差，将不断逼迫独行

第十二问：自我-关于情感：

1. 守护、符号、责任，以及物质性因素：血缘、财富、性爱等，共同表达出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等情感。这些情感在人类认知下的重心和作用不同：亲情重在社会责任和爱护、友情重在双向认可和陪伴、爱情重在共赴生活和守护，感动是情理上的认同、喜欢是价值上的认可、冲动是意念上的满足——情感是我们生活的痕迹。

2. 即便情感是宽泛的，但是我们对“物”的情感应该从属于对物质的需要，而不应当和对人的情感相提并论：这是文明社会（重视人的价值的社会）和稳定秩序（重视客观影响的秩序）所带来的约束。

3. 我们因为理性而感到孤独，因为孤独而感到焦虑、恐慌、自卑。人们会热衷于沉浸在感性活动里：或酒色成瘾、或佯装合群、或随性行事。但我们也可以创造，在与世界的协调中实现自我价值，也可以主动优化自己，在追寻“他我”中找到真正的自己。

4. 我们需明知可触却留有距离、分离理想符号与现实寄托：情感可以不是泛滥冲动的，也能够严肃而崇高。

第十三问：自我-关于性别：

1. 性别是显化的、界限分明的差异。身体的完整是先赋予的外界认知，也是我们应该尊重和表达的自我性质。

2. 性别不是一种阻碍，而是一种社会责任的分配，其应该满足内外的双向认可，但也应该留有足够的弹性空间：每个人都刻意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，达到精神自由，这是随文明程度提高而获得的“特权”。

3. 许多人对真美、价值的判断基于性别，把自己当做原始文明的“捍卫者”：他们把异性间的繁衍当成人生的第一任务，摆脱不了生物本性的束缚的同时，企图把性别差异当成一种正误。

4. 性别从来不是特权，也不是一种能力。作为标志而言，它的产生意味着有别，但也意味着允许契合。

第十四问：自我-关于后代：

1. 我无法给予他绝对安稳的物质生活，也无法保证他能够在现代教育中出类拔萃。我无法确保他不被低俗的乐趣侵蚀崇高的理想，也无法期待他能够在世俗中还有超脱平凡的眼光。

生活过方知其苦，在苦难中寻找欣喜的能力，仅个人那微薄的成就根本无法支起。不妨就此终结血脉延续的苦难，善待自己，因自己从那泥潭中挣扎而出。

别忘记了善待亲人，无论如何他们都牺牲了自己的舒适而选择拥有你；善待周围的人，因为他们和曾经的你一样，也是臣服于浪潮，却无能去解脱的人。

2. 若你决定拥有后代，那便需要将人超越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构成交给他——即将精神世界的主权交给他，使其敢于面对自己的困境和不足、能够理解世界和认识自我、有能力拥有更好的生活：给他一个完整的人生而非给他添麻烦，让他能够为自己而活而非成为你的工具，才算是育人而非养人的底线。

3. 我们绝不可利用长辈的权威，对后代进行冒犯和侮辱：别拥有了全面支配别人人生的能力后，忘了怎么当人。

第十五问：自我-关于快乐：

1. 工具式教育冲刷了我们大半生命力，浅薄的娱乐方式正好迎上“追寻自我”的第一个缺口，它解构了严肃的认知体系，不断地误导我们——使得我们缺乏坚定和热爱，难以摆脱浮躁与空洞。

2. 在改善自我的同时，追寻快乐也同样重要。事物发展、选择增加、能力提高的同时，我们也会失去很多追寻纯粹的快乐资格：当一些快乐仅存在于被封存的记忆中时，我们便再也无力找回。

3. 钝化恶评。快乐也可以只属于自己，我们追求的是自己认可的事物，而非持有对立立场的“恶评者”心中的事物。

4. 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不喜欢的权利，也有发声的自由，但不能强迫别人迎合你的不喜欢，也不能够用不喜欢的自由，来否定别人喜欢的自由。

5. 不喜欢不意味着你能用一些下三滥的语句去攻击一些对象，这取决于个人素养的高低；但也不意味着你需要把厌恶包装地冠冕堂皇：在说服他人或表达自己观点时，理性分析永远重于情绪表达。

第十六问：相逢-关于爱情：

1. 爱情不是一种商品，也不是放纵和不可清醒，更不是占有、索取、性的结合体，而是保持尊严和个性前提下的自由而纯净的结合。

2. 爱情是一种陪伴和认同的需要，是心智成熟者的自由意志，意味着情感上的善和恶，将得到同行者的干涉：但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利把对方的隐私和弱点当成自己引以为傲的“武器”，而毁掉别人的生活。

3. 动物性欲与反叛意识的结合，会使一部分人觉得获取一个高级的私人财产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。但是，爱情绝非是一种利用本性的操纵关系：低等动物沉迷于控制和封锁，而这一用本能欲望来判断自己的情绪和想法的行为，最为毒害陪伴的意义。

4. 为获得单方向照顾、或为“利用后代来提高生活质量”而“崇高地”结婚的动物本能，并不与值得肯定的情感挂钩。即便有善举和温柔填塞，这也不过是高级动物基于生理的狡诈的伪装。我们在爱人之前，就应该是有强大的能力的、能够独立前进的个体。

5. 爱情是一种创造性活动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外在能力去实践爱，没有内在品质去奉献自己的生命活力，那他也不配得到别人的爱。

第十七问：相逢-关于助人：

1. 有部分被帮助的人认为，你并不重视这份对你并不关键的价值，而这份价值对他们更“有益”：出于整体考虑，你应该做出“自愿的牺牲”，而使共同的价值最大化。

但实际上，他们也常常高估一些信念，轻薄地浪费这份价值。最终，他们自身对自身的亏欠心理，使得他们并不愿意直面这份责任。

2. 若选择帮助他人，那我们也同时选择了接纳帮助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我们可以宽容他人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灾厄，但绝非理所应当。

第十八问：相逢-关于大群：

1. 我们热爱集群行动的原因之一是“认知匮乏”。因为认知不清晰、不深刻，我们无法理清真实的利害关系而选择含蓄的自保；也无法辨别哪些事物从属于客观世界、哪些事物仅来自主观绑定而选择回避个体的独立性——这让我们总是无意识地被带有熟悉色彩的浅薄手段戏弄。

2. 集体会给我们带来共享的安全感和荣誉感，但也会使人忽略自我或他人的缺点，无意地抬高自己的身位，而不再追求个体真切的卓越，甚至会希望集群整体能够保持一种庸俗的平衡。

3. 我们在迎合大群的途中，也会失去我们的优点。最终，我们无法满足那些对我们有“偏见”的人，也会失去原来赞美我们的人。

第十九问：改变-关于学习：

1. 广泛学习的目的，在于让我们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单一地追寻什么。泛而不精、大而不全绝非我们应当存有的价值选择，维持生计的同时追寻自己“单一的”乐趣远比各方认定的“全面发展”重要。

2. 错题本、笔记、思维导图等辅助形式若使用不当，则容易固化我们的思维，并让自己无法正视差距，而将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这种形式化的努力做的不够。若要好好利用，则需我们或能完全记住所写内容、或笔记高度凝练、或本身极其优秀，已不需课本、试卷上的资源来提升自己。

3. 对于“真正的普通人”而言，高考工厂、幼年竞赛，是遏制认知能力发展的两个极端。被人赞颂是因为结果理想，自身认可是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过独立判断的能力。

他们在获取被认可的极大成功的同时，有可能会失去自主创造力、不能独立做出良性的判断、也不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属性：即便他们会拥有一种更加尖锐、但回避庸俗的三观，但这是否值得用前期的认知发展水平来冒险，还有待考量。（实际上，选择普通道路的人也难以拥有完善的认知水平）

第二十问：改变-关于探索：

1. 没有探索是毫无意义的：前者的失败，会让后者更容易找到正确的方向。

2. 绝大多数探索的最外层是“森林”，繁杂且神秘；当你进一步探索时，便会遇到“护城河”，它会展露入骨的肮脏和卑劣；麻痹之后，方可抵达“城堡”，宏伟而崇高。

3. 在难以见到光明的时候，比起远方，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；比起广阔，我们更需要向前的意志；比起接纳趣味、技巧和远光，我们更需要关注基础、技能和现状。

4. 从“愚昧”变得清醒，未必是一种祝福。若我们可以保持“愚昧”的同时远观到“真相”，那我们应慎重地考虑这是否值得深入探索。

5. 比起被公平、正义、平等这些过于理想的理念左右，不如追寻客观、理性、协调。

6. 有时候，“碎片信息”可以是一扇天窗，让我们能够低成本遇见繁杂多样的认知，轻松看到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有选择地走进理想朋友的精神生活，不受物质财富困扰、不受眼界圈子困扰地生活在这个更加平等的理念世界。

第二一问：改变-关于竞赛：

1. “水赛”的存在扭曲着部分人对“竞赛”的认知：他们在认为人脉/组队意味着获奖、时长意味着努力、冗余意味着优秀，虚浮意味着正式的同时，对天赋、积蓄、创造、灵感的力量不屑一顾。

真正的大学竞赛应该是残酷的，而不是如此具备娱乐性质的草台班子。那些靠颠倒昼夜、持续训练、天赋加上机遇而非时间加上人际取胜的参赛者，更有资格对竞赛体系做出评判。

2. 相比于过程无法监控、成果易被剽窃、评判标准被垄断的商业化“本科生发论文”，良好的竞赛更具备透明性和公平性，同时其基本为零的信息门槛，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对纯粹而极致的思维模式的追求：而这一思维模式，是我们能够在繁杂的文献中，整合大量前沿研究而提出新的创新点的前导财富。

第二二问：改变-关于教育：

1. 许多专业知识，并不需要较高的认知能力与知识基础作为其前导知识。

在传统的教学结构中，掌握它们需要我们在低效的自学体系中抵抗前人的傲慢。然而，当预设的敬畏被剥去后，那些表观复杂的事物会在“低年级群体”中被轻易分解：这也说明那些随时间而自然获得的成就总是无效的，他们并没有获得任何改进。

2. 若要学到事物的抽象本质（也不可过于夸大其重要性），而非仅拥有“工具理性”或灵活运用一些生产工具，外界的“速成式辅导”总是薄弱的。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，即便这被视为“不负责的教育方式”而排斥大部分学习者，但有需要接触抽象概念的人本来就应该是少数中的少数。

3. 不可否定地，教育的内容和实际的需求并不一致。我们需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而非被动地仅拥有纸面成绩一项“优势”。现有的网络资源、大模型加速了我们敷衍无用事物的速度，而让一部分人不得不做出自欺欺人的掩饰：当弱后的能力无法再垄断评价体系时，那就用早已腐坏的观点，去“禁止”它。

第二三问：改变-关于智能：

1. AI 筛去了愚蠢、低效的活动方式，但也成为了愚蠢、低效人的武装。至于要不要排斥“先进”生产工具来维护“旧派”的利益，要看将来的人类能不能在新的技术基础上，提出更高的质量与效率的需求。

2. 若我们过度依赖 AI，则容易失去对形式的创造能力后，创造出成为“新的空壳”的劣质内容。高级技术用来包装精品，而非给废土镶边。

3. 艺术是精神与精神沟通而产生的美学体验。抵制 AI 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人类非常忌讳非授权的、过于直白的“强取”行为。从另一角度上来看，AI 创作的风格基于对人类风格的拼凑，而非起源于创造性思维：这是 AI 创作和人类创作最大的不同点，也是 AI 艺术无法被有知人类容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

当然，AI 创作反映着先进的 AI 技术，它多样、迅速、成本低，这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，但绝不是违规抄袭、抵制人类创作者的理由。

4. AI 能够帮助我们识别、筛选、管理大量的知识，协同人类专有的社会、情感、创造属性，实现真正而高效的知识共享与文明管理。在那时候，记忆力、假人际将不再成为我们庸碌此生、恶性竞争的核心。

第二四问：约束-关于道德：

1. “道德”常常会纵容弱者行恶。
2. “道德”往往不愿承认：超过分寸的善是为愚蠢，不足分寸的恶是为明智。
3. 任何野性与强权，都可以从“道德”的层面，散发染血的光辉。
4. 如果你没有给他们带来独到的收益，而他们又没有能力去获得，或是他们富裕到思维简陋、贫穷到自施苦难，便会在“道德”上大肆抹黑你的行径。
5. 没有物质财富绑定的奖励是虚妄的，这些虚伪的个体正利用“道德”去压制那些简单、淳朴的“有劳有获”。
6. 所谓“道德”，实为某种动机的表态，没人可保证其能够确切地反映实质。
7. 没有一种行为能够定性一个人的品格，也没有一种特征能彻底否定一个人的价值：并非所有的不“道德”的背后，都是低劣的发源。
8.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“道德”时，应该考虑其相关的“程度”：不因其虚伪而轻易否定，不因其高尚而无条件屈服。
9. 狭隘的自私者总会奢求你应当不留余力地帮助

他人，而宽宏的自私者指责你应当竭尽全力封锁自己的能力。我们需要在自身和外界中寻找一个权衡点，不过分地扩大自身的影响，也不扭曲他人的需求。

10. “道德”最大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和“免费”划等号。使流程更加规范，可以避免很多的道德争论。

11. 在帮助弱势群体时，我们无需刻意地寻求道德上的优越感，去作秀或施恩。我们不需要用居高临下的人文关怀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，更多是论迹不论心。

12. 被道德问题困扰的恶人们，既想追逐俗物，又放不下自尊心；既对抗不了资本，又对抗不过规则。他们就只能用“道德”去压迫同样的苦难人。

13. 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的标准总是主观而模糊的，我们无需太重视他人的评价：但谨慎地保护好自己的道德直觉，那是为数不多能证明我们是“人”的高价之物。

第二五问：约束-关于善恶：

1. 恶中寻善是伪善，善中寻恶是傲慢；对恶物的美德招来自欺欺人的报应，对善物的偏见反映整个认知的悲哀；纯善纯恶，过于死板、时善时恶，难掩凌乱。

2. 在大多数时候，比起关注问题的善恶属性，我们更应该关注解决问题的方式；比起一个人的善恶立场，我们更应该考量他的手段，和认知此问题的方式。

3. 善比恶更容易掩盖卑劣的手段。有时候那些出于善意而自愿给予的回报，恰是卑劣手段的直接目标。

4. 帮助不该帮助的人，或者以一种曲折低效的方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是在纵容恶。

5. 人一旦成长，就应当有洞察事物之恶、正视并利用恶的能力，而不是无原则地接纳主流之包容、妥协之善。

6. 三观正不正，不以某人的三观为标准，也不以某些人的利益为标准，不危害他人并能够相对独立地生活，追求“等价的交换”，是为正的开始。

7. 人有善恶才能立足。批判恶才知如何利用他人的恶，拥护善才能保护自己的善。

第二六问：约束-关于规则：

1. 认可宽松的规则、正视适度的规则、慎待苛刻的规则。我们在遵守规则的同时，需要分清的是应当遵循规则本身，还是需要依实际情况做出调节。

2. 不违反规则的人，无需为别人带给自身的不幸负责；若违反某些规则会让你承担硬性责任，而蔑视实际或践踏道德能让你不被规则制裁，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。

3. 有的规则自产生起，就被当作压迫人格、闭锁认知的武器。这些规则构建不成规矩的规矩：但我们的实力和利益，允许我们在一定条件下打破这些规则。

4. 如果一个过于赤裸的规则没有考虑个人简单的“善意”，那为彰显权威以约束共性，个人的行为就会遭到规则“迫害”。

5. 大部分规则不是绝对的，我们可以在适度范围之内进行调整：不漠视、不惧怕、也不去怨恨、不去崇拜。规则是我们的保护伞，但绝不是我们冷漠、狭隘的底气。

第二七问：约束-关于平等：

1. 人既是自然的，又是社会的。劳动能力、身体状态的不同使我们在自然上不平等，所处时代、社会关系、知识学历的不同使我们在社会上更为不平等。

那为何要追寻平等？社会上的不平等能够弱化自然上的差异，自然上的不平等又能够减少社会属性对生命的干预：以一种不平等去制衡另一种不平等，是为“平等”；或者说，予主观的“平等”足够的力量，才能够缓解客观的不平等。

2. 面对不同的差异，实现“平等”的手段也不同。用同一标准看待差异，或用不同标准看待差异，都是实现“平等”的方式：“平等”依赖于具体的局部事物，而非仅是一个空泛的全局概念。

3. 平等在于规则上，而不在于结果。

4. 低地位对高地位的“平等”来自于内心的追求，或对高地位的鄙夷否定；高地位对低地位的“平等”来自于内心的悲悯，或对低地位的虚情假意。

5. 追求“平等”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空泛地追求扩大化的单向受益，而是意味着我们应更加苛刻地对待付出与回报的关系。

第二八问：约束-关于文化：

1. 保守或开放不是“正确”文化的标签，它仅是每个人对待不同文化的选择倾向。持有不同文化观点的人们，在冲突问题上做到彼此隔离且互相尊重，而非单向尊重或彼此辱骂，才能保证自己的世界观不走向极端化，且不被恶意团体利用。

2. 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该大张旗鼓地宣传或支持小众文化，利用其更加开放或更加专制的特性，去诱导心智脆弱的人信奉不受约束的开放或不具包容的保守：除非它被广泛地证明是对社会秩序、对人生发展有“折中效益”的得体文化。

3. 文化因相互制约而平衡。再理想的文化成分，若不受约束而被过度放大，支持者因其理想而拥护、反对者因其范围而抗拒：对立属性的显化挑起，会使施暴者陈腐或极端、使无知者麻木或敏感、使观望者频繁从中受害，直到这一成分再无翻身可能。而这一失去局部协调的文化，终会因新的争端而彻底瓦解。

4. 文化、教育、媒体等共同影响个人价值观。处于主导地位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并规范其他的价值观发展，共同构建出整体价值观；这种多元的整体价值观会成为新的文化部分，并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发展。

第二九问：约束-关于天赋：

1. 天赋约束着努力的效果，努力的程度应该建立在和天赋适配的基础上。然而，很多大众化的事物比起对天赋的需求，更加看重一些廉价努力。

2. 我们应当承认没有天赋的自己。在严苛的环境里，努力是天赋展现的渠道，而非弥补自身天赋不足的台阶。

3. 没有天赋的努力是一种践踏生命价值的剥削，而没有努力的天赋是一种淡化生命价值的埋汰。

4. 我们不需要从自己的“天赋”中找到答案，这个世界有很多力量能成为“天赋”的扩展。

5. 成功来自于天赋和努力的独特组合。我们应该谨慎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象征天赋的陡峭道路上，但也不可轻视象征努力的平坦大道带来的广阔机遇。